



教育部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

权威翻译 一世珍藏

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，巴尔扎克属于头等的
一个，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，巴尔扎克是出类拔萃的
一个。——雨果

高老头

〔法〕巴尔扎克 著 郑克鲁 译

名家
名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高老头

LE PÈRE GORIOT

[法]巴尔扎克◎著

郑克鲁◎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老头:精装版/(法)巴尔扎克著;郑克鲁译.

-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15.10

ISBN 978-7-5190-0611-2

I. ①高… II. ①巴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8339号

高老头

著 者:(法)巴尔扎克

译 者:郑克鲁

出 版 人:朱 庆

终 审 人:朱 庆

责任编辑:陈若伟

装帧设计:张婷婷

复 审 人:姚莲瑞

责任校对:郑红峰

责任印制:陈 晨

出版发行: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100125

电 话:010-65389136(咨询),65067803(发行),65389150(邮购)

传 真:010-65933115(总编室),010-65033859(发行部)

网 址: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chenrw@clapnet.cn

印 刷: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字 数:170千字 印 张:8

版 次: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: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90-0611-2

定 价: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一.....	3
二.....	45
三.....	76
四.....	126
五.....	146
六.....	215

献给伟大的、大名鼎鼎的若弗罗瓦·圣伊莱尔^①，表示对他的作品和天才的赞美。

德·巴尔扎克

^①若弗罗瓦·圣伊莱尔(1772—1844年)，法国博物学家，著有《解剖哲学》、《动物哲学原理》。

沃盖太太是一个老妇人，娘家姓孔弗朗；四十年来，她在巴黎经营一座包饭公寓，坐落在圣热纳维艾芙新街，位于拉丁区和圣马尔索区之间。这个公寓以“沃盖楼”的名字闻名，男女老幼，一律接待，风气有口皆碑，从来没有遭到飞短流长的攻讦。但是，三十年来，这里也根本见不到年轻姑娘。如果一个小伙子来住宿，他的家庭给他的生活费一定少得可怜。然而，1819年，就在这幕惨剧开场的时候，公寓里却住着一个穷姑娘。尽管惨剧这个词儿在文学爱写悲欢离合的时代，用得太过滥离奇，以致有点难以取信于人，但在这里还得使用。并非这个故事是真正意义上的悲惨；不过，看完这部作品，*intra muros et extra*^①或许有人会流一掬同情之泪。出了巴黎，这部作品还会被人理解吗？值得怀疑。这幅场景充满地方色彩，其特点只有蒙马特尔小丘和蒙卢日高地之间的居民才能欣赏；这个有名的洼地，房屋的灰泥不断剥落，阳沟布满黑乎乎的烂泥；处处充满真正的苦难和虚假的欢乐，而且忙乱不堪，非得难以形容的越轨事件，才会在那里短暂轰动一下。可是，这儿那儿也遇到一些痛苦伤心的事；恶行和美德混在一起，倒也使这些事变得崇高庄严：自私自利、唯利是图的人见了也要止步，心生怜悯；他们的感触虽像美味的果子，却囫圇吞下。文明之车恰如印度的神车^②一样，碰到一颗不那么容易碾碎的心，挡住了车

①拉丁文：城里城外。

②印度每年逢 Vishnu 神世界之王纪念日，将神像置于车上游行，以求来世生于较高的等级。

轮，耽搁了一下，马上把它碾碎了，继续满载荣誉前进。您也会这样做的，您雪白的手捧着这本书，坐在软绵绵的扶手椅里，思忖道：“也许这本书会让我得到消遣。”看过高里奥老头不幸的秘史以后，您会开胃地用晚餐，把您的无动于衷推诿给作者，说他夸张，不该写得富有诗意。啊！须知，这部惨剧既非杜撰，也不是传奇。All is true,^①它是这样真实，以至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，也许在自己心里认出一些相同的因素。

这幢经营包饭的公寓属于沃盖太太，位于圣热纳维艾芙新街的下端，就在朝弓弩街降下去的底部，斜坡很陡峭，马车难以上下。因此，在慈谷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，那些密匝匝的街道就很清静。这两幢圆顶建筑，投下黄色调子，穹顶也投下庄严的色彩，使一切变得阴森森的，改变了周围的气氛。街面的石块干燥，阴沟里没有污泥和水，沿墙杂草丛生。最无忧无虑的人也要像过往行人一样脸挂愁容。一辆马车的辚辚声，会变成大事，家家户户死气沉沉，墙垣发出监狱的气息。一个迷路的巴黎人，在这里只看到：市民公寓或私立学校，贫困或烦恼，行将就木的老人，想行乐而不得不工作的青年。全巴黎没有一个区比这里更加难看，说实话更加冷僻了。圣热纳维艾芙新街仿佛一副青铜框架，对这个故事再合适不过，为了让读者理解故事，即使运用灰暗的色彩，进行严峻的思索，也不会过分。如同游客一级一级下到地下墓穴时，日光暗淡下来，导游的歌声沉落下去。多么真切的比喻！谁能说干枯的心灵和空空的骷髅，哪一个更不堪入目呢？

公寓正对着一个小花园，楼房同圣热纳艾芙新街形成直角。在屋子和小花园之间，沿着正面，有一片凹下去的碎石路，宽约两米；前面是一条沙土小径，两旁有天竺葵、欧洲夹竹桃和石榴树，种在蓝白相间的大瓷盆里。从一扇便门可以进入这条小径，门上有一块木牌，上写：沃盖之家；下面的一行是：包饭公寓。男女客房。兼顾其

①英文，一切都是真情实事。（引自莎士比亚《亨利八世》）

他。^① 栅门上装着一只声音刺耳的门铃，白天，可以在小径的尽头，跟马路相反的那面墙上，看到本区的一个画匠画成的绿色大理石的拱廊。在这幅画模拟的加固部分下面，矗立着一尊代表爱神的塑像。看到覆盖塑像的釉彩剥落，喜欢象征的人或许会从中发现巴黎爱情的一段传奇，那是离这儿不远就可以满足的^②。在底座下方，一半漫漶的题铭令人想起塑像的年代，1777年^③，伏尔泰回到巴黎，它表明群众对伏尔泰的巨大热情：

无论你是谁，这是你的老师；他现在是，过去是，或者
总会是。

夜幕降临时，栅栏门换上木板门。小花园同房子正面一样宽，一边是街道的围墙；另一边是与邻屋的分界墙，夹在中间。邻屋爬满了常春藤，把它完全遮没了，在巴黎有一种别致的效果，令行人赏心悦目。每一面墙都种满了成行的果树和葡萄藤，瘦小而布满尘土的果实，是沃盖太太每年担心的对象，也是她和房客的谈资。沿着两面墙，是一条狭窄的小径，通往一片椴树，沃盖太太尽管娘家是孔弗朗人，也不管房客在语音上的指正，仍然固执地将椴树念成别音。两条侧道之间，有一方块地种着朝鲜蓟，两侧是修剪成纺锤形的果树，旁边还种上酸模、莴苣或香芹，椴树丛下设了一张漆成绿色的圆桌，四周放了些凳子。在三伏天里，有钱喝咖啡的主顾，冒着能孵化鸡蛋的酷热，到这里来品尝咖啡。四层楼再加上阁楼的屋子，用碎石砌成，刷成黄色，这种黄色使几乎所有的巴黎楼房不堪入目。每层楼上开着五扇窗，小块玻璃，还安装着百叶窗；每一扇百叶窗高低不一，线条

①这是旧巴黎流行的招牌用语。

②指花柳病医院，设在圣雅各区，1782年由修道士建在一座荒废的修道院里。

③应是1778年2月10日，伏尔泰从费尔奈回到巴黎，他为房产主席的花园撰写了这两行诗。

互不协调。每层的尽里有两扇窗，底楼则安上铁栅和铁丝网。楼房后面是一个院子，宽二十尺，猪呀、鸡呀、兔子呀，相处融洽。院子深处有一间堆木柴的棚屋，棚屋和厨房的窗子之间，吊着一个食品橱，下面淌着从洗碗池里流出来的脏水。这个院子有一扇窄门开向圣热纳维艾芙新街，厨娘为了预防瘟疫，用水冲洗这肮脏潮湿的地方时，就把楼里的垃圾扫到外面。

底层自然而然用作经营市民公寓，第一个房间由两扇临街的窗户取光，从一扇落地窗进出。这个客厅与饭厅相通，饭厅和厨房由一个楼梯间隔开。楼梯的踏级由木板和上釉的彩色地砖拼成。客厅里摆着几把扶手椅和椅子，上面的马尾衬垫间以暗淡的和闪光的条纹。客厅中间放着一张圆桌，桌面是圣安娜的大理石^①。桌上放着一套白瓷酒具，金线已经半脱落，这种酒器今日随处可见。这个房间地板很差，护壁板只有半人高。墙壁上部糊着油光纸，画着《忒勒马科斯》^②的主要场面，其中的主角都着了色。两扇装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墙壁，给房客提供了卡普利索盛宴款待尤利西斯的场面。四十年来，这幅画引起年轻房客的嘲弄，他们取笑因贫穷而不得不将就的晚餐，自以为这样就高于自己的处境。石砌的壁炉，炉膛总是很干净，表明只有在重大时刻才生火。壁炉上面装饰着两只插满陈旧纸花的花瓶，用玻璃罩子罩着，与青色的恶俗不堪的大理石座钟为伍。这第一间房散发出一种无以名之的气味，不妨称为“公寓气味”。它发出闭塞味、霉烂味、哈喇味；它令人冷飕飕，吸入鼻孔则潮乎乎的，它往衣服里钻；它有一股吃过晚饭的饭厅的味道；它发出做饭、配膳室、济贫院的恶浊味。年幼年长的房客 *Sui generis*^③ 和伤风的气息，合成令人作呕的基本成分，倘能发明一种方法加以估量，或许有可能描绘出来。得了，尽管这样乏味、令人恶心，如果您把它跟相连的饭厅相比，您还会觉

①这是一种有白斑的大理石，来自佛胡德尔。

②法国作家费纳龙（1651—1715年）的小说，改写了《奥德修斯》的故事。

③拉丁文：特殊的。

得这个客厅典雅和芬芳，好比贵妇的小客厅呢。

饭厅全部装上护壁板，过去油漆的颜色今日已经难以辨认，上面积起一层层油腻，形成一幅幅奇形怪状的图画。饭厅里摆着几只黏糊糊的食具橱，里面放着失去光泽的、凹凸的长颈大肚玻璃瓶、纹状的镀锡铁皮圆垫、一擦擦图尔奈^①出品的蓝边厚瓷盆。在一个角落里，摆着一只箱子，一格格都编上号码，用来存放房客们布满油迹或酒迹的餐巾。这是一些难以销毁的家具，到处被扔出来，放在这里仿佛文明的遗骸留在痼疾病人收容所里一样。您会看到一只晴雨表，当下雨的时候，一个嘉布遣会修士就会从里面出来。还有倒胃口的可憎可厌的版画。一个镶铜的、贝壳座钟。一只绿色火炉，几盏灰尘和油混在一起的阿尔冈^②油灯，一张铺上漆布的长桌，油腻很厚，足以让爱开玩笑的只包饭的房客用手指当笔，在上面刻写自己的名字。几张残缺不全的椅子，几块可怜的草编小擦鞋垫，草辫总是散开，却始终不掉下来。然后是一些可怜脚炉，洞眼碎裂，铰链散落，木座变成焦黑。要解释这些家具如何陈旧、龟裂、腐烂、摇动、虫蛀、残臂少腿、残缺不全、奄奄一息，势必长篇累牍，过分延缓了这篇故事的兴味，性急的人是不会原谅的。红色的地砖经过上釉或上色，布满了沟槽。总之，这里笼罩着毫无诗意的贫穷；一种节省的、集中的、千疮百孔的贫穷。即使还没有泥浆，却已有了污垢，即使还没有穿洞、破旧，却快要变成一堆破烂。

这个房间大放光彩的时间，是在早上七点左右。沃盖太太的猫赶在女主人前面，跳上食具橱，把几罐盖着碟子的牛奶闻了又闻，发出每天早上的嗡嗡声。过一会儿，寡妇出现了，她戴着珠罗纱的便帽，帽子下面垂下一圈没有理顺的假发；她懒洋洋地趿着皱巴巴的拖鞋。衰老而臃肿的脸，中间是一只鸚鵡嘴一样的鼻子，胖乎乎的小

①图尔奈：比利时城市。

②阿尔冈：日内瓦物理学家和化学家，终于1782年，发明了一种通两股气流的油灯，后经人改进。

手，像教堂老鼠一样胖墩墩的身材，上身过于丰满，一颠一耸的，都跟这个饭厅和谐一致；饭厅散发出不幸，投机冒险蹲伏在那里，而沃盖太太闻着热烘烘的臭气，却不感到难受。她的脸好像秋天初霜一样新鲜，眼角布满皱纹，表情会从舞女的满脸堆笑，转到贴现的人皱眉蹙额，一脸不高兴。总之，她整个人给公寓以说明，就像公寓与她这个人密不可分。苦役监少不了狱卒，缺一不可。这个矮小的女人苍白的肥胖，是这种生活的结果，如同斑疹伤寒是一所医院气息的产物一样。毛线织的衬裙露在裙子外面，裙子是旧连衣裙改的，棉絮从裂缝中钻出来。她的衣服就是客厅、饭厅、小花园的缩影，预示了厨房的品位，令人预感到房客的身份。她一出现，这出戏就不缺人了。沃盖太太五十上下^①，酷似一切饱经忧患的女人。她目光呆滞，天真无邪的神态像一个即将发火，以便敲竹杠的拉皮条女人，但这种女人也会不择手段去改善命运，如果还有乔治或皮什格吕^②可以出卖，她是决计出场的。房客却说她本质上是个善良的女人，他们听到她也一样唉声叹气和咳嗽，便以为她没有财产。沃盖先生是何许人？她对亡夫从来语焉不详。他怎样失去财产的？她回答：“遭到不幸。”他待她不好，只给她留下一双眼睛好哭泣，留下这幢房子去谋生，给了她权利不用同情任何人的灾难，因为，据她说，凡是能忍受的苦难，她都领略过了。

肥胖的厨娘西尔薇听到女主人的碎步疾走，便赶忙准备长住房客的午饭。一般说来，不寄宿的房客只包晚饭，每月付三十法郎。

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，寄宿的房客一共七个，二楼有两套整幢楼最好的房间。沃盖太太住了小的一套，另一套租给库蒂尔太太，这是共和国时期一个拨款审核委员的寡妇。她同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住在一起，年轻姑娘名叫维克托琳·泰伊费，把她当作母亲。

①高老头于1813年退休后住进沃盖公寓，那时她48岁，1819年则是54岁。

②皮什格吕（1761—1804年），法国将军，曾守卫巴黎，却与保王党来往，1803年密谋杀害第一执政，被流放到圭亚那。乔治则是旺岱叛乱者首领。

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是一千八百法郎。三楼的两套房间也有人住，一套租给一个名叫波阿雷的老头；另一套租给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，他戴黑色的假发，染过颊髯，自称当过商人，名叫伏特冷。四楼有四个房间，其中两个房客一个是名叫米旭诺小姐的老姑娘；另一个以前是做面条、花式面和淀粉生意的商人，人家称他为高里奥老头。另外两个房间租给候鸟似的过客，像高老头和米旭诺小姐那样只能付四十五法郎一月膳宿费的穷学生。但沃盖太太并不希望他们登门，除非她找不到更好的办法，才收下他们，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。

当时，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个年轻人，从昂古莱姆附近来到巴黎读法律，他人丁兴旺的家庭需要节衣缩食，才能寄给他每年一千二百法郎。欧仁·拉斯蒂涅^①，他就叫这个名字，是家境清贫、只得用功的那类青年，他们从小就懂得父母的期望，已经考虑学习的意义，事先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，以便捷足先登，榨取社会，为自己安排一个似锦的前程。如果没有他有趣的观察，没有他在巴黎的沙龙中穿梭，这篇故事就会缺乏真实的色彩；毫无疑问，这点真实要归功于他精明的头脑，归功于他有种欲望，想探听一件惨事的秘密；而这件惨事是制造者和经历者一致讳莫如深的。

四楼上面一个阁楼用来晾衣服，两个阁楼住着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胖厨娘西尔薇。

除了七个寄宿的房客外，沃盖太太好歹平均有八个法科或医科的大学生，还有两三个住在本区的常客，他们都只包晚饭。饭厅有十八个人进晚餐，可以坐到二十来人；但早上只有七个房客，他们聚在一起颇有家庭氛围。每个房客趿着拖鞋下楼，对包饭客人的衣着神态和隔夜的事评头品足一番，像熟人一样推心置腹。这七个房

^①拉斯蒂涅的姓可能取自贵族院元老皮埃尔-让-朱丽·德·拉斯蒂涅，他死于1833年。

客是沃盖太太宠爱的孩子，她根据膳宿费的数目，像天文学家一样精确，衡量对他们的关心和尊敬。这样的考虑影响到这些萍水相逢的人。三楼的两个房客每月只付七十二法郎。这样便宜，只能在圣马贡尔区、烂泥塘^①和硝石库之间的地段才找得到。而只有库蒂尔太太有不同看法，她表示，这些房客大概经历了表面看来多少有点不幸而已。因此，这幢楼呈现的悲凉景象，也在景况不佳的房客的衣着上表现出来。男人们穿着礼服，但礼服的颜色已难以判断，他们所穿的鞋子在高等住宅区是要扔到墙角去的，内衣已经磨破，衣服旧得可怜。女人们穿着过时的、染了又染的裙子，旧花边补缀过，手套用得发亮，皱领总是红棕色，方围巾磨破了。衣服尽管这样，而人人几乎身子骨都很结实，体格经受过生活的风暴，面孔冷漠、严峻、藏而不露，如同不再流通的埃居^②一样。干瘪的嘴巴配着一副贪婪的牙齿。这些房客令人预感到已经结束或者正在进行的惨剧；不是在脚灯的照明下和彩绘的布景前演出的惨剧，而是活生生的哑剧，热烈地震撼人心的冰冷无情的惨剧，持续不断的惨剧。

老小姐米旭诺在疲乏的眼睛上戴着一副油腻的绿绸眼罩，用黄铜丝箍住，连怜悯天使也要感到惊讶。她的披肩流苏纤细而零零落落，仿佛盖住一副骨架。她大概也漂亮过，而且身材娉婷。是何种烈性酸剥蚀了她女性的形体呢？是由于恶习、伤心事、贪得无厌吗？她有过太多的爱情？她当过兜售服饰和脂粉的女商贩吗？或者仅仅是个妓女？她是否年轻时骄横跋扈，得意扬扬，如今人老珠黄，路人避之唯恐不及，她却要寻欢作乐，专找年轻人？她泛白的眼珠令人毛骨悚然，憔悴的脸咄咄逼人。她的嗓音好像冬天将至在灌木丛中的蝉鸣一样尖利。她自称服侍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先生，他的孩子们认为他没有财产，对他弃之不顾。而那个老人留给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，

①烂泥塘是产院的民间别称。

②一埃居等于三法郎。

他的继承人常常同她争夺这笔年金，对她肆意污蔑。纵然情欲摧残了她的面孔，但还依稀可见残存的皮肤白皙而细腻，可以想见，她的身子保留着一点儿残余的美。

波阿雷先生是一种机器。看到他像一个灰色的影子沿着植物园的小径走去，头戴软绵绵的旧鸭舌帽，手里勉强拿着象牙球柄发黄的拐杖，礼服破损的下摆飘荡着，几乎遮不住里面空荡荡的裤子，脚穿蓝袜子，像一个醉汉，走路踉踉跄跄，露出脏兮兮的白背心，粗平纹布的襟饰皱巴巴的，同缚在火鸡似的脖子上的领带很不协调，很多人不禁纳闷，这个中国皮影戏里的人物，是否隶属于在意大利大街上逛来逛去的雅费^①子孙的大胆民族。什么工作会使他变得这样干瘪呢？什么情欲使他长球状粉刺的脸变成茶色？这张脸画成漫画，会显得不真实。他干过什么？兴许他在司法部当过职员，在办公室里收到死刑执行者送来的账单，处决杀害父母的死囚用的蒙面黑纱，承接头颅的篮子里吸血的糠，系刀用的细绳等费用清单。或许他当过屠宰场门口的收款员或是卫生处的副视察员。总之，这个人好像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匹驴子，是一个巴黎拉东^②，也好像是公众的不幸或丑事围绕的轴心。总之，他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们见了要说一声：这种人少不得啊。巴黎的上流人物不知道这种因灵与肉受折磨而变得煞白的脸。但巴黎是一个真正的海洋。您扔下测深器，永远也探不到底。您要跑遍巴黎，描绘巴黎；不管这个海洋的探测者怎样多和怎样有兴趣，那里总会找到一片处女地，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处所，鲜花，珍珠，魔鬼，文学的探索者遗忘了的、闻所未闻的事。沃盖公寓便是这样吸引人的魔窟之一。

有两个人同这群房客和常客构成鲜明的对照。尽管维克托琳·泰伊费小姐像患萎黄病的姑娘那样有病态的苍白，而且她经常忧

①巴尔扎克借用贺拉斯的《颂歌》中的诗句，被看作普罗米修斯之子。

②拉封丹的寓言《猴子和猫》写到，小猫拉东为狡猾的猴子贝特朗火中取栗。

郁，举止困窘，神态可怜、娇弱，与构成这幅图画底色的普遍痛苦相连，但是她的脸并不显老，她的动作，她的声音是灵活敏捷的。这个不幸的姑娘恰如一株小灌木，刚刚移植到相反性质的土地上，于是叶子发黄。黄里带红的脸，浅黄褐色的头发，过于纤细的身材，这些都表现一种魅力，现代诗人在中世纪的小雕像中才找到。她的眼珠灰中带黑，表现出一种温柔，一种基督徒的忍让。她的衣服朴素，价钱不贵，勾勒出青春的形体。她的漂亮是由于体态匀称。她快活时是十分迷人的：幸福是女人的诗意所在，如同衣裳是女人的脂粉一样。如果舞会的快乐在这张苍白的脸上染上玫瑰色，如果风雅生活的温馨使这已经微陷的脸颊重新丰润起来，泛起红晕，如果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，维克托琳可以同最标致的少女媲美。她缺少的是第二次创造女人的东西：服饰和情书。她的故事可以提供写一本书的题材。她的父亲认为有理由不承认她，拒绝把她留在身边，只给她每年六百法郎，又改变自己财产的归属，好将全部财产移交给儿子。维克托琳的母亲曾来到库蒂尔太太家，绝望地死去。库蒂尔太太是维克托琳母亲的远亲，把这个孤女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照顾。不幸的是，共和国的军队拨款审核委员的孀妇，除了亡夫的遗产和抚恤金以外，在世上一无所有。她可能有朝一日丢下这个没有经验没有收入的可怜姑娘，任凭社会摆布。善良的女人每个星期天都带着维克托琳去望弥撒，每隔半个月去忏悔一次，不管怎样把她培养成一个虔诚的姑娘。她是对的。宗教感情能给这个弃女提供未来的一个机会，她爱她的父亲，每年都到父亲家转达母亲对他的原谅；但每年她都要吃闭门羹，父亲家的门无情地关上。她的哥哥是唯一的调停人，但他四年中一次也没有来看过她，不给她任何援助。她恳求天主让父亲睁开眼睛，让哥哥心变软，为他们祈祷，并不责怪他们。库蒂尔太太和沃盖太太在骂人的词典里找不到足够的词，去形容这种野蛮的行为。当她们诅咒那个卑劣的百万富翁时，维克托琳便说出一些温柔的话，有如受伤的野鸽，它痛苦的鸣声仍然吐露着爱。

欧仁·拉斯蒂涅的脸完全是南方人，皮肤白皙，头发乌黑，眼珠碧蓝。他的风度、举止、平时的姿态，表明他是大家子弟，早年教育只许他有高雅的习俗。即使他节衣缩食，平日要穿去年的衣服，但他有时出门也能穿得像风雅少年。通常他穿一件旧礼服，一件蹩脚背心，马马虎虎结着大学生恶俗的磨损了的黑领带，一条同样质地的长裤和换过鞋底的黑靴子。

在这两个房客和其他房客之间，伏特冷是个四十岁的汉子，颊髯染过色，起着过渡的作用。他是这样一种人，老百姓的评语是：“真是条汉子！”他虎背熊腰，胸部发达，肌肉突出，双手厚实、方阔、指节长着一簇簇火红色的浓毛，十分显眼。他的脸早生皱纹，显出冷酷的标记，而他灵活与随和的举止又与此不符。他的男低中音和他的开怀大笑十分和谐，绝不令人讨厌。他待人殷勤，笑容满面。如果有什么锁坏了，他马上拆下来，马马虎虎地修一修，上油，锉好，装配起来，一面说：“我熟悉这一套。”再说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帆船、大海、法国、外国、买卖、人和事、法律、旅馆和监狱。如果有人怨天尤人，他马上愿意效劳。他好几次借钱给沃盖太太和几个房客；但受惠的人宁死也不敢不归还，虽然他有老好人的神态，但他深邃的充满决心的目光令人心惊胆战。从他吐唾沫的模样，就表露出不可动摇的冷静，为了摆脱尴尬的局面，即使罪犯也吓不退他。像一个严厉的法官一样，他的目光似乎能直达一切问题、一切意识、一切感情的深处。他的生活习惯是，中饭后出门，回来吃晚饭，整个晚上跑到外面，将近午夜才回来，用沃盖太太给他的一把百宝钥匙开门。只有他一个人享受这种优待。因此，他同寡妇相处融洽，管她叫“妈妈”，一面搂着她的腰，这种奉迎远未被理解！和蔼的女人还以为这样做很容易，殊不知只有伏特冷手臂那么长，够得着挽她沉甸甸的圆腰身。他的一个特点是吃饭后点心时喝一杯“葛洛里亚”^①，他慷慨地每月付十五法郎。那些年轻

①一种掺有酒的咖啡。